

忆当年

## 扎拖畚

□ 马蔺荣

1964年9月我考进徐汇中学读初一。开学后第二天下午有一节劳动课，劳动委员冯海山同学安排我擦窗玻璃，他自己则挑了最繁重的拎水拖地板工作。不过，我早就注意到教室门角有两把新拖畚，因此第一时间抢到拖畚，和冯同学一起拖起教室地板来。

我从小就会用拖畚清洁家里的水泥地面，因此一用上学校的拖畚，就发觉特别顺手，擦地干净又非常吸水。俗话说“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”，回家后我就建议老妈去买一把像学校这样的好拖畚。不过，老妈说拖畚都是一个厂生产的，再贵都不顺手，而自己费劲扎的拖畚，用几次就会散。

一个星期六下午提前下课，我和殷福海同学走到学校大门口。突然，他快步走到一辆装满棉布条的黄鱼车旁，帮

一位老伯从车上把一捆拖布条卸下往收发室边上的库房里搬，我也赶过去帮忙。殷同学告诉我，那位老伯是他的大伯，也是徐汇中学的老门卫。这些棉布条是学校以很低的价格买来的纺织厂下脚料，是用来扎拖畚的。他大伯会利用工余时间为学校扎拖畚。

又是一个星期六下午，我终于看到了殷老伯在库房前扎拖畚。只见十余根拖畚木棍竖着晾靠在墙边，殷老伯横跨坐在一个结实的长木条凳一端，先把一根约7厘米长的铁钉敲进离端头约3厘米的拖畚木棍中间，铁钉两端各在木棍外留出2厘米左右。接着，他把长短基本一致的布条一层层整齐地裹在木棍有铁钉的一端。布条不是平均置于铁钉两边，而是朝外端的布条短一些，朝木棍手拿的另一端留得长一点。然后，他又从材料筐里拿起一根直径起码2毫米的长铅丝，一头打个结，扣在木凳端头的大号木螺丝上，另一头沿着拖畚

紧靠铁钉里侧紧裹的布条外绕两圈。殷老伯用钢丝钳使出全身力气拉紧，把铅丝的两端麻花状地绞牢，再用钢丝钳夹断长出的部分，又把还露出的铅丝头敲弯，深深地嵌入叠起的布条里。下一步是把布条长的一端180度翻下，完全遮住短布条和铁钉露出的部分，最后用和扎第一次一样的方法紧贴着铁钉外侧的位置扎上粗铅丝。经过里外两道粗铅丝扎紧的新拖畚就扎好了，远看像有一根直辫子的水母。

殷老伯告诉我，学校里用的拖畚都是他扎的，老师同学都说顺手耐用，每年为学校节约了不少支出，他还曾被评为优秀教工，因此非常开心。他还告诉我，那些用了很久的拖畚，他还会把能用的木棍和布条挑出来，整理后再利用，实在不行才丢弃。

不久后，我再次看到殷老伯扎拖畚时，那条长凳上多了个可转动的十字木把手，才知道那是个棘轮装置，用它扎拖畚省力方便又快。殷老伯说这是学校一位老师专门设计制作给他用的。

看过殷老伯扎拖畚，后来很长一段时间，我家用的拖畚都用我扎的。

□ 魏鸣放

来了三只小蟹。一个个豌豆大小，白瓷碗中，上下滑动，八爪如飞，闪闪烁烁，端的是别样的奇幻和美妙。

小蟹虽小，也是小大闸蟹。一个个威风凛凛，方中带圆，腹背鼓起，远非螃蟹之类可比。小蟹体背之长，仅四毫米，加上两边爪子，总长两个厘米上下。

决定另辟专室，不与一般鱼虾“混养”。所谓专室，则是一个大浅碗，中间微凹，四围上翘。中间，加几点绿萍，几块雨花石，算是一个盆景。边沿高度三厘米，长于小蟹一个厘米，估计没有问题。

然而，第二天一早，还是少了一只。很明显，它们的细小爪子，白天够不到，半夜里够到了。冥冥之中，如有神助。

也是奇了。知道节肢类动物，其中的蚂蚁，能够举起几倍甚至几十倍于自己体重的东西。也知道蚂蚱、蟋蟀，能够跳出高于自己几十倍的高度。然而问题是，小蟹们本没有可供弹跳的大长腿，这怎么可能？

且不管，增加高度，高度就是力度，将浅碗换成瓷盆。再次目测，瓷盆四沿陡直，垂直高度四厘米，大于小蟹全长的两倍。然而，第二个白天，又一只小蟹，还是没了。回想，也曾在河边，以一个长柄渔网掠过，惊起了水面的鱼虾，其中一些会跳会飞。对于小蟹来说，这叫反跳，它有一个弯曲如弓的身体。小蟹，应该不会。

还是“高筑墙”，再次增加高度。这次，又换一个容器。大水盆，边高六厘米，等于小蟹全长的三倍。数字，对比悬殊。然而，第二个白天，这最后一个小蟹，又是没了。也就是说，仅仅三天之内，三个小河蟹，全部没了。

咄。这是河蟹，还是妖仙？

余下的问题只是，它们，从此一去，自以为永别，自以为就此别过，它们不知道，也不可能知道，从进来的第一天起，它们，就不可能走出这个家门。家门，是一个大铁门，很严，很实。还好，家里不大，我会寻找。也在寻找中等待。

三个小蟹，我想再看你们，一个个怀抱白色米饭，一蟹一颗，上下于大小碗中，舞之蹈之，再来一段冰上芭蕾“蟹步”之舞。

闲

三只小河蟹

乐读书

## 赵树理的“妩媚”

□ 潘志豪

读“山药蛋”派领军人物赵树理的作品，他那种与生俱来的狡黠和幽默常使我忍俊不禁。后来读汪曾祺的文章，他说赵树理是“一个让人感到亲切的、妩媚的作家”。

“亲切”，这是毋庸置疑的。赵树理身躯高瘦，面长鼻直，眼常含笑，谈吐幽默，的确令人有亲切感。那么，赵树理的“妩媚”在哪里呢？在“老赵”的种种行状里。赵树理衣着朴素，却有一件水獭皮领子、礼服呢面的狐皮大衣。因他体弱怕冷，冬天出门就穿这件狐皮大衣。那时作家下乡体验生活，都穿得像个农民，赵树理下乡却是穿上这件非常“另类”的行头。农民并不因为这件狐皮大衣就和“老赵”生分起来，还是和他无话不谈。看来，能否接近农民，不在衣着，但敢于穿狐皮大衣下乡体验生活的，恐怕也只有赵树

理一人而已。

有段时间，很多人把中国农村说得过于美好，对此赵树理很有意见。于是，他在回家乡作报告时直话直说，指出农村还是很穷的，农民的日子过得还很艰难。

赵树理是个农村才子，能弹三弦，能唱上党梆子，他的欧字书法也为人称道。他写稿有洁癖，极少涂改。赵树理的划拳更是一绝，他是左右开弓，一会儿出右手，一会儿出左手，弄得划拳极精的老舍捉摸不清老赵的拳路，常常败下阵来……

汪曾祺将“妩媚”用在赵树理那些柔性的、美好的行状上，实在是非常精准的。汪曾祺似乎喜欢“妩媚”这个词，他在评论京剧花脸宗师裘盛戎先生时也是这样赞美过：“裘盛戎即便是演粗豪人物也带有几分妩媚。粗豪和妩媚是辩证的统一。”他还特别强调一句：“男性美中必须有一点女性美”，妙哉此言！

在现场

## 拔根芦柴花

□ 王坚忍

多年前的春四月，叶辛曾带领十余位上海作家在民歌《拔根芦柴花》发源地、扬州市江都区进行采风。江都文友领我们来到莺飞草长、芦苇青青的里下河畔，见一艘顺水而下的乌篷船尾，头包蓝印花布的船娘边摇橹边唱着《拔根芦柴花》的曲子，歌声委婉动听。

江都文友说《拔根芦柴花》是一首插秧号子，柔美中含刚劲，流丽中有豪迈，田间插秧、河边浣衣、路上采桑、湖心撒网时都能唱。歌曲以芦柴花“起兴”，三段歌词开头都是“叫啊我这么里来，我啊就来了，拔根的芦柴花花”，因初秋时江都水乡芦柴花随处可见。能开出白生

生芦花的芦苇，它的索取简单，无论浅浅洼地，还是潮湿滩涂，只要有水，它就能蓬蓬勃勃地生长。它是当年里下河的重要资源，“一方水土养一方人”，芦苇是排在水稻、小麦后的第三大资源。

联想芦苇的一年四季——春天，芦笋可作蔬食，芦根清凉解毒；夏天，水红菱熟，芦叶碧绿，芦笋叶包粽子香气扑鼻；秋天，莲藕香，芦柴花白，可做芦花被、芦花扫帚；冬天，芦苇枯黄可作篱笆。芦柴花草根又居家，充满烟火味，还是烧菜的好柴薪。

蓦地觉得，芦柴花的草根秉性值得效仿。做人当如它，哪怕生活有酸甜苦辣，也要有芦柴花的不屈韧性，能扎根向上生长，给人以温暖的回报。这便是《拔根芦柴花》带来的启示。



大吉（中国画）  
黄华作

## “八九”事，也要思

□ 殷卫刚

古人云：不思八九，常想一二。意思是，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，因此平时不要去想那些不快之事，而应经常回味曾给自己带来愉悦、收获和希望的事情，这样才有利于身心健康。

其实，对于“八九”之类的事，我们不应该视其为洪水猛兽，唯恐避之不及。常言道：经历即财富。我们不妨把“八九”之事看作是人生中一笔宝贵的、不可多得的精神财富，巧妙加以利用，化腐朽为神奇。比如，当心绪平稳、正在独

处，甚至恰遇一桩好事、喜事时，也回味、咀嚼一下，自己在工作、学习、生活等方面曾经碰到过的那些困难、挫折甚至差错，以及日常生活中曾经遭遇的烦心事、糟心事等，看看其中有哪些是值得深刻记取的经验教训，并将其当作前车之鉴，以便今后尽量避免它们在自己身上再犯、再发生。这不就是变废为宝，变“坏事”为好事了吗？

此外，不妨将平时耳闻目睹的、别人的“八九”之事也当作一面面镜子加以对照，进行反思，从而不断修正和完善自我，不断提高个人的修为。